



回家的心情只想叫一声妈

临近故乡时已经是黄昏,仿佛跟我的心情有关
靠在大路的槐树下,纷纷落下来的麻雀
在跟我说一些不认识的话

我对坐在院坝的三表叔打了一个招呼
他正在编织一个背篓,篾条弯来拐去
两眼昏花的问我是哪家的孩子

田野上,被黄昏的布景织下绫罗绸缎
多么光滑的质量,把夏天的炎热也染上牡丹
的艳丽
风中的院门,是谁家的笛子吹出了远处的群山

背包塞进了屋,人塞在了床上
归来的心情只想叫一声妈
我在堂屋里喊,又在灶屋里叫

这一年四季啊,这年年四季啊
桃花开过了,李花已结了果实,白花花的梨花
开在母亲的发上

我想在人间撒一把黄昏的盐

回家的心情

□程 鹏

又想在天上布撒六月的雪
母亲颤巍巍走出来的样子,端着一碗稀饭

人也累了,心也倦了
鸟也剩下最后的叫声,让我的心淡得是一瓢
凄清的水
躺在沙发上,脑中的汽车还在山路上奔驰

是故乡了,回到了家
家的概念在打工的岁月里变得模糊,潮湿没
有趣味
和母亲说了一晚上的话啊

尽是一些家事,我这个只说喜不提悲的人
外表逞能
内心的惶恐,我一夜也没有说出来

回家过年

聚到这里来归乡的人都是我亲人
清晨八点的站台,站满了冬天的况味
张张面孔带着望乡的表情
仿佛已经走过了湖南,湖北与四川交界的地段
他们面上的肤色就是我脸上的颜色
拗口的方言听上是左邻右舍
昨晚喝过了离别的酒,空酒瓶还提在手中
今天就要离开了,明天还要回来

是深冬了,归乡的影子在车身上那么短
那么多的行李,堆挤在一起
像一块块石头,都筑起了回乡路

打工漫长,归途短暂

□陈传贵

这么多亲切的面孔
一个个满头大汗怀揣粗气
在急急匆匆赶往故乡
一整整 10 号车厢的万州口音
汇聚成壮阔的春运浪潮
一层层淹没的杂乱狂野怒吼
在冲刷我不安的内心

这么多大包小包
见缝插针塞进车架与人行道
塞进爆满的座位底下
那些胀鼓鼓的旧衣物小家电
甚至锅碗瓢盆都在寄托:
打工漫长而归途短暂
呈现着异乡生活的艰苦时光

一个三岁小女孩挤在母亲怀抱
整夜的无法坦然入眠
在她有些茫然惊愕的张望中
是否提前明白了人生
那明亮清澈的眸子
是否融进了民工潮这个沧桑的词

回家过年

腊月,天空飘散着年味
两袖清风之间
一张车票从青岛火车站出发
在密密麻麻的人海中奔向汉口
再奔向重庆忠县四汉
一个越来越空寂的小山村

这一年,山村的亲人又逝去几个
良田沃土又荒几亩
清亮的河水又瘦几圈
果树苗又高几尺
小黄牛尾巴又长几寸
父母衰老的皱纹又添几行
妻子的爱又增几分

挣不挣钱,回家过年
用一份薄薄的责任交代人生:
列车停启多像我歇息又出发的漂泊
我的故乡与亲人啊!
茫茫众生的多少等待拥挤挣扎
都只为回去再多看你一眼

程鹏,原名程和祥,80 后,在《中国作家》
《诗刊》《天涯》《文学界》《广西文学》《滇池》
《星星》等发表作品,有作品被选入《最佳诗歌
精品选》《打工文学精品选》《2009 年散文诗
年度精选》《2012 年中国诗歌年选》等。2008
年获第一届安子·中国打工诗歌奖主奖。

创作理念:从现实的残酷中提取诗意,打破
风格,探索诗歌的更多可能性。

寂之水:原名刘丽华,女,1984 年 12 月
出生,湖北阳新人。文字散见《星星》《诗选刊》
《西北军事文学》《佛山文艺》等杂志报刊,由
潮诗丛出版诗集一部。

创作理念:立文须修身,重视自身情操的
修养,是写好文章的根本。

陈传贵:笔名:凹汉。1976 年生于重庆忠
县,在《诗刊》《星星》《长江文艺》《北京文学》
《广西文学》《草原》《山东文学》《时代文学》
《文学界》《黄河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 300 余
首,“第三届安子打工诗歌奖”提名奖获得者,
出版诗集《沙鸥泊》,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创作理念:底层诗歌蕴藏了对底层劳动
者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积极向上的态度。

商希恒: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已在《北
京文学》《诗选刊》《扬子江》《诗潮》《绿风》《中
国诗歌》《青年作家》《上海诗人》等报刊发表
诗文 400 多篇(首)。诗作《红薯》被 2009 年 7
期《语文学习与研究》转载。

创作理念:诗是现实生活的镜子,照出民
众的疼痛和呻吟。

禾禾,原名王家有,曾用笔名家禾,湖南
衡阳人,1974 年 5 月生,诗人。作品散见《诗
刊》《诗选刊》《星星诗刊》《绿风诗刊》等,2006
年被评为“东莞十大青年诗人”,多次获奖。
1996 年出版诗集《雪地玫瑰》,2013 年 6 月出
版员工心态管理专著《与公司同成长》,被多
家大型企业定为员工培训必修教材。

创作理念:每一首诗歌是与灵魂的相遇。

这来来去去的命运,多么像异乡的棉被
温暖着身体荒废着内心
十八岁,或三十五岁都是复写纸
都是复印机,只是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带回老家的是一架躯壳
是一个躯壳带着另一个躯壳回乡
遗忘在城市的青春,没有合适的背包
也没有合适的邮票
这有声的世界让一群哑巴变得更加沉默
站台上一阵涌动,一辆大铁巴士
把所有的离愁别绪搅得破烂不堪

来深圳探望儿女的老大妈也要回家过年
她的儿女们来相送
拖着,拽着,殷殷哭着也挽不回她
归家的一颗心啊
所有儿子儿媳都往老大妈身上塞钱
仿佛钱才能表达他们的孝心
大儿子跳了起来,老娘,你舍不得
柑桔树,你孙子说他回家给你砍了
他说话眼睛圆睁,仿佛用尽了力气的悲痛
老大妈愤怒地站起来说,他敢
谁又真正舍得自己的土地

春节是一列绿皮火车
只一列,却会挤下千万个乡愁
那绿模拟着故乡庄稼的颜色
漾着熟悉与亲切
拼命挤上去,我就能回家过年了
就能在吃年夜饭时,为母亲
盛一晚热气腾腾的好日子,为瞎眼的姐姐
夹一块喷香的祝福

春节是一列绿皮火车
坐在热烈的氛围中,我竟一下子
想起了还未钻进我口袋的工资
从安全网的破洞中坠下去
提前与阔乡相见的工友
泪花一朵,两朵……忍不住
沿着双颊的溪水,飘落

春节是一列绿皮火车
这美好的事物如梦,一闪
就飞驰而去了,我要面对的
仍将是现实的生活

一对泥工夫妻

春节回家乘车时遇到一对泥工夫妻
他们扛着一个脏兮兮的箱子
提着一个磨破了边的塑料桶
和一辆破破烂烂,但仍舍不得
贱卖的自行车
男的有些苍老,穿着一件陈旧的休闲装
一双与灰尘纠缠不清的皮鞋
女的脸色白净,穿着一件崭新的红毛衣
显得年轻、妩媚
却一伸手,就泄露了
她手背上流脓的秘密,我知道
那是水泥给她咬下的伤口
一种很多人都生过,但无法彻底治愈的病症
他们和我们两口子谈起了工地上的劳累
老板的阴险,拖欠的工资,涨得越来越凶的物价
美好却又短暂的春节
望着他们无奈的神情,我转身
看了看我瘦弱不堪,累得头晕眼花
却依然要在工地上上班的妻子

沿铁轨行走

□禾禾

火车刚刚过去
我听到背后一位母亲的声音
孩子在铁轨上行走很危险
回头看见那年轻的母亲
牵着孩子的小手,离我不到十米
我的心为此惊颤

我已经不是孩子
她不是叫我,在这里,我的背后
没有那种轻切的叫唤
我的母亲在乡下 往北的玉米地里
她在搽我的童鞋
我怅然若失 站在回家的路口
发现故乡的铁轨醉卧在这里的旷野
凝望着那两行思念浇筑的铁轨
我就止不住的想
沿铁轨行走,一定可以到达我开满
稻花的故乡
沿铁轨行走,一定可以见到我
白发苍苍的娘

终不能将诗词与思想联系起来。我没有一丝
不崇拜之意,不过疑问是“我们整理好了疲惫
的身躯 / 可以慢慢等待,灵魂跟上来”(寂之
水),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吗? 还是只能是这样?
客观说,打工者的作品我了解的范围狭
窄,这难免在认知方面带上主观的色彩,但我
仍然坚持认为,在现实的叙述中,“打工文学”
似乎难以跨越群体的困囿。对打工群体来说,
那么特别的回家应该是“打工者”独占的吗?
我们是靠积蓄财富脱离队伍,还是用共同的力
量告别“绿皮车”呢? 这也许只是幕间插曲吧。
在阅读“打工文学”作品的时候,我很希
望“打工者”这种称谓符号是偏狭的,我希望
他们不是特别的群体,大家可以站在同一个
地平线上勾画共同的世界。

迁徙、漂泊,甚至回家,都是语义上的所
欲,不仅是我们生长的地方看着我们成长,那
些我们经过的地方,那些我们驻足的地方,也
会看着我们成长,并且会一直目送我们去远
方,那个如烟的远方。

落叶随风,希望明天不再纠结于回家,纠
结于路途,纠结于“打工者”的牢冤,纠结于何
处才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既然那些过去的时
间如烟,那么我们就共同面向未来吧,不再
“呈现着异乡生活的艰苦时光”(凹汉)。诗歌
是这样,我们“打工者”也是这样。

咀嚼了一年的酸苦

□寂之水

轰隆隆,轰隆隆
熟悉的催眠曲,哄着漂泊的人儿进入了梦乡
难得一见的笑容在他脸上轻轻荡漾

突然,火车踉跄了一下,把他甩向另一边
似乎遗落了什么,睡梦中的他不停地轻声吸泣
微澜在我眉间的笑意消失了,沟壑丛生
仿佛他经历过的疼痛,正发生在我的身上
他咀嚼了一年的酸苦,重新被我咬动、回味

他的眼泪好像回到了我的眼眶,正要溢出
目光触及的风霜,也仿佛正长在我的头顶上
此刻,我希望火车跑得慢一些
摇晃曲的音符再柔一些,他睡得再深一点

我们整理好了疲惫的身躯
可以慢慢等待,灵魂跟上来

等待的阿妈

雪花又爬上了枝丫,远方的孩子
你有没有赶上回家的火车

田地里的阿妈已累弯了腰
她在盼望,像盼望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
她准备了庆祝的酒菜,期待着团聚的归期

这是第几个年头了,为什么还不回家
你在遥远的南方吗,为什么杳无消息
阿妈眺望的眼底涌起了迷雾,像远处的战火

她已热好饭菜,你正在路上赶吗
你不回家,她心里就没有太平的日子

落叶随风

□欧 阳

“许多时间,像烟”。只记得好像是顾城的一
首诗,具体内容早已淡忘了,每每想起这一
句,心中就会涌出那些如烟似梦的记忆,那些过
去的时间,就像是烟,特别是和故土关联的旧
事,蔓草般堆砌,理不出头绪。在这些看似记得,
却往往难以清晰呈现的画面中,最难以忘怀的,
大约就是那些成长土地上故乡场景的思念了。

对大多数背井离乡的人来说,故土的情
结莫不如此。在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辽阔
土地上,对那些社会结构大转型中被动卷入
迁徙大潮的打工者来说,这种感觉尤其强烈。
这些主动或被动在观念上被土地塑形的人
们,在远行的日子里,内心总是萦绕着对远方
的思绪。冬日的下午,透过云层的阳光和内心
深处家乡的阳光是不一样的,暮春的清晨,水
泥地上行走的打工者更容易想到托着晶莹露
珠的绿叶。“凝望着那两行思念浇筑的铁轨”

家,一个让人想到就幸福的字;家,一个让人想到就心酸的字。有
家,就有一生的牵挂。挣不挣钱,回家过年。春节回家,只为近近地叫一
声爸妈;回家过年,只为再多看你一眼,我的故乡!

本期,特刊发 5 位打工者回家过年的诗歌,希望成为已走在回家
路上以及那些有家难回的人的一剂“心灵解药”。

——编者按

春节是列绿皮火车

(外二首)

□商希恒

我一时语塞,竟无法说出话来

饭菜要吃人

饭菜要吃人
你有没有看见过
在春节回家途中,在一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门前
饥饿的肚子嚷着要吃饭
而盘中那些原本老实巴交的谷子
大豆、白菜、萝卜、.....
一个个挥舞着手臂,叫我拿出三十元钱
才能买回它们,它们仿佛
张着大嘴,要将我
吞进它们贪婪的肚里
瞧着它们凶神恶煞的样子
想着我羞涩的钱包,想着我破碎的家
想着我身上赛跑的汗水
我只好咽着唾沫,慌忙逃离
任肚子呻吟不已,任寒风
将我,从头的,砍到
脚跟



2013年,我陷入了一场精神困境,很长时
间里我无法走出来,在最苦闷的时间里,接受
各种现实的打击。我开始了文学创作外的思
考,开始思考自己的终极命运。 我开始了转身,
把自己曾经固有的面貌打破了。2013年过去
了,2014年来了,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建立起自
己的自信,能够完成我设立的目标,在文学创作
上有新的探索。
——程鹏

背井离乡的人尝尽异乡生活的酸甜苦辣
辣。当出来早的一辈人已老,后面年轻的一辈
人又随潮涌来,绵延不绝。十年了,我大概是
夹在中间的那拨人,这一年,我和很多人一样
还是不能安于异乡的生活,不能安定内心,还
是有受排斥的感觉,每当这种疲惫感涌来,我
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故乡和亲人了。辛苦了一
年,希望每个漂泊的人儿,都能回家,回故乡。
愿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更好地融入异乡的生
活,内心更坚强,可以常回家看看。
——刘丽华

历时两年多的长诗《这些年,我留守的故
乡》,终于认认真真完成了,55 首 800 多行。
两年多的期间其实写得很辛苦,几度差点放
弃。已把这组长诗投稿出去碰碰运气了,希望
2014 年能得一点好运。当然这也是我的一面
之想,把他完完整整地写出来,也已经是完成
内心交托的任务了。

2014 年我会一直在异国的印尼棉兰从
事推拿工作, 虽然不是习惯这里的饮食环
境等,但还是希望自己能能够坚强,能顺顺利
利多挣点钱寄回家,把欠了三年的几万元借款
早日还清。至于诗歌,顺其自然。 ——陈传贵

2013 年的每天,我依然面对的是一张张
沾着水泥和砂浆的脸,疲惫无奈的眼神,以及
一双双被水泥咬伤流着脓让医生也束手无策
的手。无论严寒还是酷暑,我们都起早贪黑,加
班加地点地干活,有些工友因此留下了终生难
以痊愈的沉疴。事实上,在这工地上,有些脚手
架只是几根稀稀拉拉的钢管,全然不管我们的
安危。所以,我的诗就是工友们的诗,是工友们
粗糙的生活,是非常现实中的一个场景,我只
是把些经历记录下来。2014 年我渴望我的诗
能改善我们的生存状态,那就是我这个被工友
们称为“狗屁诗人”的最好安慰了。 ——商希恒

在海风料峭的南方,似乎转背就遇上了
冬天。年头到年尾,似乎就隔着薄薄的光
,我还能看见站于时光不远处的自己,那孤独
的背影,那些坚毅的脚步,那不敢回首的眸子。
不小心就走到了年尾, 游子的候鸟情结卡在
路上,眼里塞满了大街小巷,提着大包小包,
归心似箭的人,心底挤满了密密麻麻的情愫,
说不清道不明的,还是那个明天。由此北望,
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家。我想对自己说,无论季
节如何变换,我的心依旧执著,我的希望永远
属于春天;无论有多少牵绊,我爱我的家,我
的孩子,我的明天,爱那些为了春天奔波在路
上的人们!
——禾禾